

前 言

美中两国如何谋求共同利益和处理好分歧

埃兹拉·沃格尔（傅高义）*

冷战结束后，美国失去了明显的国家目标，此时，特殊利益集团和媒体在接踵而至的政策真空中赢得了较高的声望，而人们现在仍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来与利益集团的感染力或者媒体塑造的形象相抗衡。利益集团和电视报道，无论是多么不切实际，无论与美国整个优先考虑的问题多么不一致，现在却能左右国家的政策。难道我们不能阐明新的国家目标，与利益集团的论点和晚间新闻最新报道施加的影响进行一番较量吗？

1996 年 11 月的美国人大会议（本论文集来源于此）是在以下四个前提的基础上召开的：（1）关注此事并了解情况的公民虽然代表的利益集团观点有所不同，但他们能在美国长远、全面的国家利益上帮助形成共识；（2）这种努力可以帮助政治领导人选择有利于整个国家平稳发展的道路；（3）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目前暂时得到缓和，这为建设性地讨论改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机会；（4）与中国的关系对 21 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利益至关重要

* 作者简介，见每篇文章末尾。——编者注

要。从长远来看，海地、索马里、波黑甚至是中东和俄罗斯的重要性，较之中国都可能相形见绌。在今后的年代里，中国可能会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大国。

中国的崛起

中国有着延续了 2200 年的政治历史的宏伟抱负、丰富的文化和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它现在俨然开始以大国的方式行事。预见到会崛起的国家也已开始让自己适应中国的愿望，或者寻求结盟来抵制可能来自中国的压力。

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超级大国，即使用购买力平价来衡量，中国的经济也远远落后于美国。如果用目前的汇率（它有助于判断一个国家的国际经济影响）来衡量，中国落后于日本几十年，更不用说美国了。它的对外投资和国际贸易也落后于欧洲大国，人均年收入低于 1000 美元，中国内地的贫困状况很可能会延续到下个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基础设施，包括公路、铁路、港口、通信和电力设施，即使按最好的情况估计，也落后于先进国家几十年。它的机构还没有按照先进国家和全球市场经济的需要来进行体制改革。

在今后 10 年中，中国军队甚至还不可能开始建立一支庞大的远洋海军。中国缺乏入侵近在咫尺的台湾的能力，与美国在海湾战争中使用的军事技术和控制系统相比，它落后了几十年，更不用说美国最新的技术突破了。

然而，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来衡量，中国的经济则属世界上三个最强的经济之一。在 90 年代，中国的发展之快超过了其它任何国家，在今后几十年中，中国经济继续迅速发展是符合世界利益的，即便不符合世界利益，它的发展也不可能会被美国所能够采用的方法打断。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很高，它已经得到了可

以广泛地应用于从沿海延伸至内地省份的技术和管理技巧。它那几乎是用之不竭的积极肯干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一旦与新资本和新技术相结合，生产率的高速增长几乎是必然的。大多数分析过中国经济的专家估计，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很可能在今后几十年内一直保持在 5% 以上。到那时，中国的经济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来衡量，可能是世界上最强的。

当日本和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在过去 20 年中经济的年增长率将近为 10% 时，它们的出口、原材料进口和积累的财富都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有 12 亿人口，是日本和四小龙人口总和的 6 倍，中国的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即使不会是这些国家影响的 6 倍，那也将是巨大的。中国决心利用开放其市场的机会来达到政治目的，这种做法已经使著名的外国公司沦为它们自己国家对华关系的抵押品。

一些西方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将会像苏联共产党一样很快垮台，地方主义将导致中国分裂，但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这种可能性很低。中国共产政权不同于苏联共产政权，它仍然有一股由于驱逐外国殖民主义者而激起的强大民族感召力。苏联是在上个世纪才统一的，而中国则在 2200 年以前就统一了。苏联的人口有一半以上是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在中国人口中只占 8%，只有在西藏和台湾才存在着强大的分裂主义势力。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政策目标现在更多地是由全球市场、而不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确定。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不同，它以自己指导经济改革的成功和迅速经济发展赢得了支持，就连许多寻求更多的自由和民主、绝不迷恋于这个党的中国人现在也愿意接受它的领导，这些人认为现在没有别的力量能够指引中国前进，能够避免出现本世纪 1949 年以前曾使中国遭到破坏的那种混乱局面。

如果中国继续像人们预料的那样日益强大，美国如何才能最

恰当地鼓励它将其体制与世界其它国家联系起来，与设法维持全球秩序的其它国家发展合作关系，而不是进行对抗呢？到 2025 年，强大的中国会对其它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还是会成为和平繁荣的一支力量？还有，当中国逐渐强大的时候，因遭受西方列强的羞辱达一个世纪之久而依然极为敏感、同时又很少与外部世界直接接触的中国领导人将会如何引导这个国家？中国会像 1895 年至 1945 年这 50 年中的日本和德国那样行事，摧毁邻国，还是会像 1945 年至 1995 年这 50 年中的日本和德国那样，对全球的和平与繁荣有所贡献？

作为在世界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强国，美国能否适应一个新的大国的崛起，就像 19 世纪末美国迅速发展时英国所做的那样？或者像西方国家在本世纪前半期对待日本和德国那样，错误地对待一个新崛起的国家，采取疏远但不阻止中国的做法，进而造成灾难性的结局呢？

在美国能影响中国的行为方面，美国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它应该采用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些目标？美国怎样才能提出连贯一致的期望，既鼓励中国参加建设性的国际活动，又防止它做出威胁到国际秩序的行为呢？

自 1989 年以后，中美关系严重恶化。1996 年 3 月中国向台湾附近海域发射导弹时，美国向这个地区派遣了两支航空母舰部队，中美关系降到了 1958 年台湾海峡危机、也可能是朝鲜战争以来的最低点，这反映出对美国的批评和压力越来越感到愤怒的反美情绪在中国日益增强。自 1996 年夏季开始，这种紧张关系暂时得到了缓和，但是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要解决重要的国际问题或许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像中国参加朝鲜战争之前美国官员所犯的错误那样，排除这种愤怒情绪急剧上升为直接冲突的可能性。1971 年以来曾一直迅速改善的美中关系又是如何降至如此的低潮的呢？

美中关系紧张的起源

有些问题的起源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当时尽管努力保持中立，但是它与国民党关系的密切程度实际上超过了与共产党的关系。1937 年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人决定暂停与国民党的内战，与这个对头合作抗日。美国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其战争努力的伙伴，并且试图鼓励国民党和毛泽东的共产党继续合作。但是就在它们进行所谓合作的同时，双方已开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就爆发的战斗做准备。由于美国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盟友，因此它与国民党的关系比与共产党的关系更为密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根据地实行了封锁，美国没有去打破这种封锁；战争结束时，美国帮助中国政府军队从日本人手中进行接管工作，此举帮助了国民党军队在与共产党人作战时占了上风。1946 年内战再次爆发时，共产党人的处境极为困难，他们认为美国人偏向国民党，他们的看法至少是有些根据的。

1949 年中国共产党人在北京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他们坚定地与苏联结为联盟来反对美国 and 国民党。1950 年共产党人开始准备进攻台湾，完成他们击败逃跑的国民党军队及其盟友的计划，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共产党人的计划因此被中断了。在共产党人看来，如果不是美国援助蒋介石及其接班人，台湾早就与大陆统一了，内战也早就结束了。从 1949 年至 1971 年，中国和美国都互认对方为敌。然而，在 1969 年、1979 年和 1989 年国内和国际局势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使两国间的关系几度演变。

1969 年，始于 50 年代末的中苏关系的裂痕公开化了，最初是边境上发生了一次小规模冲突，后来是苏联企图大举侵犯中

• — •

1972 1971

1979

1976

1979

责任制从生产队转到了每家每户。在后来的 10 年中，取消了物价控制，允许私营企业扩大经营，允许劳动力自然流动，逐步取消了定量配给；人们对自由发表不同意见的恐惧消失了，可以公开发表观点的范围扩大了；与此同时，中美关系逐渐增温，日趋密切，一直到 1989 年发生天安门广场事件。

1989 年，由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国与美国为反对共同敌人而结盟的战略基础不存在了。同年 6 月，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发生了开枪镇压示威者的事件，导致美国取消高层互访，中止援助计划，并且疏远了与中国领导人的关系。尽管 1991 年以后一些活动恢复了，但是那一镇压事件对中美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

美国公众认为那一镇压是对自由和民主的粗暴压制。就在此几个星期前，美国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前往北京报道戈尔巴乔夫访华情况，他们找到了争取自由的示威者，这些人成了他们节目的焦点。美国公众立即对这些抗议者表示了支持，当中国人进行镇压并向至少几百名示威者开枪时，美国人被激怒了。

中国领导人认为天安门事件是一次处理得很糟糕的、令人痛心的事件，但要想恢复秩序，将那些造成这个国家的首都和政府工作瘫痪的人清理出天安门广场，这次事件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直至今日，中国许多有识之士和外国专家还想知道当时天安门广场能否用和平的方式清理出来。中国军队在控制聚众人群方面毫无经验，年轻的士兵们担心自己的安全，一些士兵向人群开枪并不是因为有命令，而是出于恐惧。然而，其他一些观察家认为，中国领导人担心抗议的浪潮会更加高涨，因而得出结论，认为只驱散这些群众还不够，必须警告其他人不得对公共秩序造成威胁。

事件发生后，乔治·布什总统立即不情愿地谴责了中国领导人。布什在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时是几位中国领导人的朋

友，并且很了解在什么战略问题上他需要中国的合作。尽管布什不久便禁止高层互访，减少技术转让，限制援助计划，但是他还是秘密派遣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伦特·斯克考罗夫特去同中国官员进行会谈。然而，布什还是难以避开民主党人的批评，这些人指责布什纵容北京的“独裁者”，不关心人权。自 1989 年以来，美国公众的否定态度使得美国大多数政治家动不动就出来批评中国。

1992 年布什总统在得克萨斯州进行总统竞选时宣布，他将在得克萨斯州生产的 F-16 飞机出售给台湾。中国认为此举违反了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签订的三个公报的原则，因为这项新承诺使出售给台湾的装备升级了。但中国降低了对这件事的反应的调门，因为布什向他们明确表示他不会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不过中国军方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当时的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钻了布什对天安门事件反应温和的空子，他明确表示如果中国领导人不改变对待人权的态度，他将对他们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大选后，克林顿总统宣布，中国只有在人权领域有所进步，他才会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然而在 1994 年 5 月，他将这两个问题脱钩了。但是，美国公众对中国 1979 年以来的变化几乎一无所知：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改善了，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增加了。而天安门镇压事件给人留下的印象仍然很深，政府官员在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共和党的批评家们虽然赞同总统将这两个问题脱钩的决定，但是他们认为，总统先是宣布采取强硬路线，而后又作出让步，这降低了自己的信誉。

即使在 1994 年 5 月以后，美国政府对中国仍然很冷淡，访问中国的美国政府内阁成员一致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截止 1996 年秋，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仅访问过中国一次，克林顿总统在两次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 1995 年联合国大会时与江泽民主席举行了简短的正式会晤。但美国总统和副总统都决定不

访问北京，江泽民主席也没有被邀请到华盛顿进行高层访问，在克林顿执政的头三年里，双方高级官员没有举行过内容广泛的会谈。

中国也越来越公开地批评美国。在一些美国官员看来，中国人内部有分歧，需要从批评美国的行动中求得团结；而在中国看来，美国采取的一些行动破坏了两国关系。中国认为，美国要求它给予持不同政见者更多的自由并提供更多有关他们的信息，这是干涉中国的内政。1993 年美国拦截了一艘中国货轮“银河号”，搜查江泽民主席已经否认装有的违禁化学品。结果，美国没有发现化学品，但也没有道歉或赔偿这条船被耽搁几天而给中国人造成的商业损失。此外，美国的政治家们还到处活动，阻挠中国主办 2000 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他们说像中国这样的人权状况，不配得到这种荣誉。中国以极微弱的票数之差失去了主办奥运会的机会，因而许多中国人相信，如果不是美国的反对，他们是会被选中的。中国人，其中包括许多以前曾为人权而示威游行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对美国怒不可遏。这些事件开始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正如西方再也没有冷战为其提供明确的政策指导方针一样，中国在苏联垮台和开放市场经济之后，再也没有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来团结这个国家了。一些中国领导人便在宣传中鼓励民族主义，其中包括继续批评日本过去的帝国主义行为和美国对中国的偏见，以此团结国民。美国在人权领域施加压力，制造“银河号”货轮事件，美国国会四处游说阻挠中国主办奥运会，一年一次审议最惠国待遇，尤其是李登辉成功地访问了美国等，这些情况在中国都受到了充分的宣传，在上面提到的年轻知识分子中激起了强烈的反美主义浪潮。

1995 年当克林顿总统不顾中国警告，同意台湾“总统”（引号是译者加的。——译注）李登辉访问美国时，关系更加紧张

了。自 1971 年以来，两国间有一种非正式的默契：美国不接待台湾的高级领导人，以显示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但是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因为这个岛不仅更加民主（尤其与北京相比），而且动员了美国身居高位的代理人替它到处游说。中国官员更为担心的是，有了美国的支持，尤其是 1994 年新选举产生的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的支持，台湾可能会更大胆地走向独立。当轻松愉快的李登辉在越来越受欢迎的气氛中从美国返回时，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再也不能指望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了。中国人向西方来访者解释说，他们认为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制止台湾走向独立的势头，中国向台湾近海发射了导弹。

不过许多曾经批评过大陆中国人权行为、赞扬过台湾的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面对着这样的前景清醒了：美国或许会轻而易举地被卷入一场同不屈不挠的中国的战争，而中国准备不惜以几百万人的生命来确保台湾和西藏仍然是中国的一部分。北京在台湾近海使用武力，不仅激起了美国作出负面反应，而且还引起亚洲邻国作出负面反应，这也使北京清醒了。中国和美国由此认识到，避免冲突是一件好事，这为可能进行的有关长远利益的有意义对话创造了机会。

尽管关系的紧张程度已经达到了危险境地，但是中国和美国的一些领导人都愿意作出努力，重新建立较具建设性的关系。就像有位中国官员在 1996 年 6 月对美国人大会议代表团所说的，最大的经济发达国家与最大的经济发展中国家，如果共同努力，就可对国际事务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

中国对美国战略的分析

在美中关系出现逆转的情况下，中国对美国的动机产生了怀疑。由于中国领导人对民主进程的关注较少，更多关心连贯的长

远战略，因此他们往往认为别的国家的政策同样也具有连贯性。尽管美国政府做出了一些努力来缓和这种紧张关系，但是中国人常常把注意力放在国会的各种各样的声明上，他们往往认为这些声明代表了美国政府的官方观点。1995年，中国许多智囊机构的研究人员和政治领导人得出结论说，美国的政策目标有其连贯性：美国作为一个既有的强国，开始担心中国的迅速发展，企图使一个新对手崛起的速度放慢。

在中国看来，美国为什么恰恰在中国人权状况比25年前有了很大改善的90年代初在人权问题上如此施压呢？为什么美国现在对中国如此强硬，而对俄罗斯又如此温和；在抱怨中国对待西藏问题上的言辞如此激烈，而对俄罗斯对待车臣的问题又如此给予谅解呢？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个答案是明摆着的：中国是共产党人在领导，而俄罗斯不是；俄罗斯现在是个虚弱的国家，不必对它感到恐惧，而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美国对人权问题提出的新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支持反对中国政府的持不同政见者方面，美国还对西藏和台湾的独立运动表示了新的支持，这些都被看作是在设法破坏中国的稳定，就像50年代美国在西藏的所作所为。

为什么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几次出访与中国毗邻的亚洲国家时都不愿顺访北京，或者体面地在华盛顿欢迎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呢？为什么美国阻挠中国主办奥运会？为什么美国在日内瓦人权委员会这样的多边会议上对中国如此挑剔？答案似乎很清楚：削弱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

为什么美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对中国如此强硬，如此不愿意看到中国迅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什么它还没有完全恢复1989年后取消的技术转让？答案是：放慢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

为什么美国在拖了20年之后又突然承认越南？为什么美国早先在《东亚安全倡议》中说它打算削减驻亚洲的军队，而在

1995 年 2 月的《东亚战略回顾》中又宣布维持目前的驻军规模？为什么它现在加强与日本的联盟。鼓励日本和韩国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支持在亚洲建立多边联盟？美国思想中的潜在敌人是谁？中国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目标。

那么如何解释美国的“接触政策”呢？据认为，通过一项有选择的有限接触政策，美国希望能在中国人中间争取到可以帮助从内部分裂中国的盟友。克林顿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那么他又为什么让中国继续享受最惠国待遇呢？这并非出于战略考虑，而是由于美国企业界人士的压力，这些人希望进入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

美国战略的实际很源

事实上，美国并没有这种全面的战略或战略观点。相反，苏联的垮台，再加上随之而丧失的冷战战略观点，使得与中国结成反对苏联的联盟显得没有必要了。

有些美国人注意到了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的确为其中可能隐含的深意感到担忧。当有人问一位制定防御计划的人，他认为 10 年后潜在的威胁是谁时，他指出中国军费开支增加，中国缺乏公开性（或者说“透明度”），这些自然使中国位于令人担心的国家名单的前列。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完全就把中国看作是一种威胁。

由于中国人不是处在一个民主的国家，因此他们很难理解美国舆论的影响。电视中经常重播有关天安门事件的生动报道，导致美国公众认为中国领导人是镇压要求自由的公民的暴君。中国正在出现巨大的政治进步和社会进步，但这基本上没有对美国舆论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只有少数观察家才了解这一情况。美国驻中国的记者受到当局的骚扰，但他们没见过文化大革命那种恐怖

的场面，也不读刊登了许多新观点的中国报纸，往往只注意报道存在的问题，而不是进步。在这种环境下，国会和白宫是不愿意对如此践踏其公民人权的领导集团显得友好的。

美国人还在精心地仿效因受压迫而逃离其它国家并在美国获得自由的祖先。大多数美国人相信，民主的国家是不会入侵别国的，但是像纳粹德国和苏联那样的集权主义国家是会这么做的。许多美国公民认为，镇压自己人民的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中也可能变得富有侵略性。

美国和中国的共同利益

中国现在与美国和其它大国具有一些共同利益：

* 稳定国际秩序。很显然，稳定国际秩序是很重要的。同美国一样，中国在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削减军备方面有着重大的利益。

* 扩大贸易和保持开放的国际市场。在扩大贸易和保持开放的国际市场方面也有着重大的利益。中国从进入国际市场中得到了好处，美国也从进入中国市场中得到好处。尽管中国还不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但是它已经从中得到了好处，如果它成为该组织的一员，得到的好处将会更多。

* 加强国际组织。加强国际组织也被认为是很重要的。同样，中国与美国一样，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所参加的其它组织的成功中有着自己的既得利益。中国自1979年开放以来，接受了国际组织的基本框架，主张逐步改革，而不是彻底改革。由于中国即使现在也是一个相当大的大国，在国外的影响日益增加，因此一个国际组织如果没有中国积极主动的参与，是不可能强大的。帮助中国早日做好准备，参加这些组织，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除了这些广泛的全球利益之外，美国在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也有着积极、重大的利益：

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仍然是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中国有 12 亿人口，如果中国今后出现不稳定局面，可能会出现的大量难民和所需的大量援助，有可能使其邻国和世界所有大国的日子都不好过，国内冲突也可能会波及到国外。但是，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这将会促进地区的稳定，积极推动每一个国家的贸易。

和平解决台湾和西藏问题。和平解决台湾、西藏以及宣布拥有主权的其它问题也是一个目标。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和平地得到解决，它们就有可能导致大规模动用武力，并可能引起国际冲突。

中国和美国观点分歧的问题

同时，中国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与美国持有不同的观点：

台湾和西藏。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的分歧或许最为明显。正如许多官员对美国人大会代表团所说的，中国在外国侵犯其领土达 100 年后，对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尤为敏感，中国人本能地感到台湾和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由于中国认为台湾是它在内战中沒有征服的本国最后一部分领土，并认为拥有这个岛屿从地理战略上来说至为重要的，因此它准备用武力来阻止台湾独立。中国还非常坚定地要把西藏留在中国，由于它相信没有一个大国会为保护西藏的自治权而战斗，因此它准备镇压任何反抗活动。然而，美国愿意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帮助它抵御进攻。中国认为，美国的支持使得台湾赞成统一的可能性减小，特别是中国军方认为美国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是干涉中国的内政。尽管美国官方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是许多美国人对台湾独立的愿望以

及对达赖喇嘛怀有同情心。

* 南中国海。对比之下，在南中国海尽管存在着争议，但中国对那里的主权要求还不像中国对台湾和西藏那样坚决。斯普拉特利群岛（即我南沙群岛，下同——译者注）和帕拉塞尔群岛（即我西沙群岛，下同——译者注）本身没有什么战略重要性，因为它们难以抵御进攻，又小得难以建成能发挥作用的基地，也没发现什么石油资源。中国宣布对其拥有主权，并不影响美国海上通道安全方面的利益，但是美国希望确保中国不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向东南亚国家联盟重申了美国对这个地区的义务。

* 国内经济发展。国内经济发展是一个观点分歧较大的问题。自 1979 年起，中国开始了迅速发展经济的大规模计划，希望与其它国家保持和平关系，进入世界市场，尽可能便宜地获得资金和技术。由于改革以来有一亿多人从农村流入城镇，而且随着农业和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可能还会有几亿人成为剩余劳动力，因此中国需要继续迅速发展来避免出现社会动乱。然而，外国企业希望扩大市场开放，增加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不受中国官员反复无常的影响。美国公司还希望尽可能地控制住自己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希望有一个障碍尽可能少的可预测的环境。

* 多边组织。中美两国对多边组织的看法也不相同。中国认为多边组织是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用来施加其影响的工具。尽管中国为了代表自身利益也希望加入多边组织，但是它竭力主张把多边组织作为讨论问题的论坛，而不是被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如美国）用来寻求实现自己优先目标的强有力组织。美国不仅希望加强多边组织，而且还希望从中谋求自己的利益。

* 国际组织。在国际组织中，中国还不是一个全球性强国，也不太愿意像美国那样维持现状。此外，中国在自己没有加入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体系中的利益就更加小得多。

* 亚洲潜在的成胁。亚洲潜在威胁的问题是另一个有分歧的问题。中国认为，日本是今后几十年中亚洲的最大威胁。日本在亚洲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包括导弹、飞机和应用军事的电子产品在内的各方面技术优良，能在几个星期内制造出核武器。此外，中国还认为，美日安全关系可能是针对中国的，日本的新使命和日本从美国那里获得的新技术会对中国形成威胁。相反，美国则认为，与日本的联盟能减轻美国的负担，促进亚洲的稳定。

* 朝鲜。在朝鲜，中国和美国都希望防止核武器扩散。然而，如果朝鲜统一，美国军队还驻在那里并控制朝鲜半岛，那么中国将会失掉缓冲区。中国希望有一个缓冲区，但是这要视它与美国的关系而定，它可能愿意、也可能不愿意接受美国军队的存在。

* 战略联盟。关于战略联盟，这当中有许多地区要考虑。中国认为，除了日本外，亚洲最大的长远威胁可能来自印度，因此中国愿意与巴基斯坦结为盟友，帮助它对抗印度。美国则担心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有可能加剧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军备竞赛，它尤为担心的是，这两个国家都可能成为核国家。在中东，由于中国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石油，中国希望与石油生产国保持良好关系，以保证获得石油供应。而美国则担心中国与伊朗、伊拉克和其它中东国家的关系有可能使这个地区的力量对比以及和平进程复杂化。在世界的另一个地区——前苏联，中国有些人认为，他们能从那里获得大量的技术，其中包括军事技术，而美国有些人则担心这可能会给亚洲的稳定带来问题，尤其是如果俄罗斯向右转，或者使武器销售升级。

* 武器扩散。武器扩散是另一个令人担心的重要问题。美国和中国都希望避免武器大规模扩散，但两国又都准备规避国规定和协议，帮助自己的盟友。美国允许以色列发展核武器来抵御阿拉伯国家，而中国则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中国已表示

愿意控制对伊朗和叙利亚的武器销售和核扩散，而美国表示它在这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利益，并可能进行报复。美国却不愿意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作出同样的保证，而中国已表示它在台湾有着至关重要的利益。

* 人权。如果我们再来谈人权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又一个分歧点，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美国公众极为同情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一些美国公民特别关注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中国官员认为，反政府的持不同政见者有可能破坏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或许死了 100 万中国人，上千万人被送往劳改营，而当时美国并没有表示关注侵犯人权的问题，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想知道，自 1971 年以后曾以务实态度对待中国的美国为什么现在却越来越注重意识形态的问题。他们抱怨说，美国媒体不报道许多积极的变化，如地方官员选举增多，出版物增多，生活质量大大改善等。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们怀疑美国支持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是为了破坏中国的团结，放慢它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崛起的速度。中国在国际呼吁后已经释放了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但是在对外国压力作出反应时，它总的来说是变得好斗了，越来越不愿与美国合作。甚至连希望中国越来越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其他亚洲人都几乎一致反对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再施加压力。

* 环境。在环境问题上，情况比较复杂。北京的中国官员和许多地方领导人，尤其是较为富裕的沿海地区和有具体污染问题的地方的领导人，都愿意努力保护环境。许多人愿意在引进新技术和措施方面与美国专家合作。但是由于中国贫穷，希望经济迅速发展，而又缺乏清洁的燃料，因此许多中国人准备把控制环境的努力推迟到经济腾飞之后再去做，他们是先设法从经济已经取得成就的外国那里寻求援助，然后再采取措施控制污染。

因此，中国和美国既有意见一致的重要领域，也有意见分歧